

## 劇名：求生不能

### 人物

父親 五十三歲，普通的上班族  
母親 五十歲，家庭主婦  
小雅 二十三歲，業務員  
小嵐 十七歲，高中生  
林 二十七歲，警察

### 舞台

#### 旋轉舞台

舞台正面是一間普通公寓的客廳，老舊擁擠，塞滿了很多雜物，中央有一張沙發，茶几，左後方為餐桌。

舞台背面，是兩間臥房，分別為奶奶和女兒們的房間，姊妹倆共用一個房間。

舞台右側是大門入口，左側是父親和母親的主臥房。

### 第一場

舞台正面，舞台右側有一簡單的靈堂，時間為奶奶去世後七天。

母親拿著蛋糕上

小雅 媽，你買蛋糕幹嘛？

小嵐 今天是我生日。

(沉默)

小雅 現在什麼時候，還要慶生？

母親 只是吃個蛋糕，還好吧。

小雅 今天是奶奶頭七，雖然我們家不信這個，但是……總之，你如果要我唱生日快樂歌，我唱不出來。等一下警察還要來，我們在這切蛋糕，等一下人家會怎麼看我們？

母親 警察要來？不是都查完了嗎？

小雅 上次不是有一個年輕警察，姓林，他打電話來，說他想來上個香。

母親 喔，(頓)那就等他走，我們再吃好了。

小雅 媽——

母親 不然呢？都買了。不要浪費吧。

小雅 不用在這種事上節儉吧。

小嵐 搞不好，奶奶選在那天死掉，就是不想錯過我的生日，你看，她的頭七剛好是我生日，哪有這麼巧的事？而且奶奶牙齒不好，蛋糕最適合她吃

了。

父親 (氣憤地)妳們——沒有妳奶奶，會有妳們嗎？妳們這些沒有良心的人。

小嵐 爸，你說得好，沒有奶奶，就沒有我。現在她死了，怎麼還會有我呢？我的存在變得好尷尬，我應該也要跟著去死。喔，還有爸，你自己，沒有奶奶也就沒有你，那你現在還在這裡幹嘛？

小雅 你在說什麼啊？

小嵐 我的生日如果不值得慶祝的話，我不是消失比較好嗎？

父親 (做出要打人的樣子)你——

(門鈴響，大家互看一眼，不動，燈暗，燈再亮，蛋糕已經不見了，靈堂前多了幾柱香)

小雅 你難道不能稍微擺個難過的表情嗎？

小嵐 我很難過蛋糕被爸丟掉了，你看不出來嗎？

小雅 你這樣會讓警察更懷疑我們。

小嵐 反正是懷疑我，又不是懷疑你，你哭得那麼傷心。放心啦。

小雅 我才不像你，這麼沒心沒肝。

小嵐 那你現在怎麼不哭？

小雅 因為(頓)因為我在跟你吵架啊，我幹嘛哭。

(燈光變化，警察上)

警察 其實吃安眠藥自殺的成功率不到百分之八，安眠藥現在都做得很安全，沒有吃個幾百顆死不了的，大部分的人都會及時被送去醫院搶救。但是你們家，嗯(頓)你們家奶奶，真的運氣不好——我很替你們難過。(警察下)

小嵐 然後姐就開始大哭。你的演技好差。

父親 其實真正的死因是被棉被悶死。(頓)吃了安眠藥，再用大棉被矇住臉，就死了。

小雅 奶奶本來就很怕冷了。

小嵐 那她幹嘛開冷氣？

小雅 我怎麼知道？

母親 媽很節儉，很少開冷氣，更別說是，開冷氣蓋大棉被，這麼浪費的事，她不會做。

小雅 (對妹妹說)只有你會。

父親 那天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了？

母親 不知道，真的沒有人進去那個房間。

父親 中午十二點到晚上十點，整整十個小時，家裡有個人正在死去，你們竟然都沒人注意到。我不相信。

小雅 我六點多才回來喔，妹才是一整天都在家的人。

小嵐 我跟媽吵架，我一整天都沒踏出我的房間。

母親 都講過幾次了，不要再說了，我知道你很難過，但人都死了，我們活著

的人，要繼續活下去。

父親 人都死了，這種話你也說得出來。人是怎麼死的！一個好不容易活到七十幾歲的人，居然會想自殺，別人是怎麼看我這個做兒子的。我不孝，我虐待她。我好丟臉，我不敢要親戚朋友來給媽送終，我說不出口啊。我只能這樣草草率率，偷偷摸摸的把我媽埋了。媽，我對不起你(走到靈堂前，哭，跪在牌位前)

小嵐 (對姐說) 看到了沒，這才叫真情流露。

燈暗，第一場結束

## 第二場

舞台旋轉到背面，奶奶房間燈暗，小嵐的房間燈亮

母親 十點了，妳還在這裡幹嘛。

小嵐 妳也還在這。

母親 今天是哪裡有毛病？頭痛，胃痛？月經來？(頓)不對，月經這個月來過三次了。

小嵐 那三次都是假的，這次是真的。我經痛。

母親 我沒有臉跟老師說，我女兒這個月第四次月經來。

小嵐 我們老師月經每天都來，每天動不動就發飆，你跟她說，她會理解的。

母親 我打電話跟你爸說。

小嵐 爸不懂女人家的事情。他會罵妳煩，連個女兒都管不好。

母親 妳要氣死我是不是？

小嵐 妳要我認真回答嗎？

母親 不用，我太清楚了。

小嵐 我沒有想要對誰怎麼樣，我只是不想去上學，可以尊重我嗎？

母親 喔，我也不想幫你們的煮飯洗衣服，誰來尊重我？

小嵐 我尊重妳呀，真的，你就是太任勞任怨了啦，如果妳罷工，我絕對站在你這邊。

母親 那你要餓死嗎？

小嵐 這主意不錯，我一直在想，要怎麼自殺，妳們才可以領到保險金。不會白養了我這十七年。

母親 (大聲) 妳要氣死我是不是？

小嵐 這句你剛剛問過了。而且你不是真心要問我的。

母親 妳是不是憂鬱症又發作了？

小嵐 如果我說對，你是不是就不會煩我了？

母親 妳知道家裡花了多少錢栽培你嗎？

小嵐 我願意嗎？怪到我頭上囉？  
母親 這都是爲你好，你怎麼就是不懂呢？  
小嵐 妳們幹嘛不把錢拿去栽培爸爸，這樣他就不怕被裁員了。  
(母親賞她一巴掌)  
母親 妳給我起來。  
小嵐 我可以不去上學了吧，這巴掌當成是不去上學的懲罰。不然不就被你白打了嗎？  
母親 (憤怒)爲什麼我會生出這種小孩，你小時候不是這樣的。  
小嵐 我真的不想惹你生氣，我只是沒辦法去上學，你可以冷靜一點嗎？  
母親 怎麼冷靜？妳們老師說再這樣無故曠課，你操行就要不及格了，明年推薦甄試怎麼辦？你要念什麼大學？家裡以後就靠你了，你還每天這副要死不活的樣子。(小嵐轉身，背對母親，一動也不動)妳說話呀。(越來越激動)你奶奶死了以後，你爸不爭氣，你像個死人，你姐正常到我覺得不正常。妳奶奶這樣，是我的錯嗎？你們全都聯合起來欺負我，我怎麼這麼沒用。  
小嵐 (緩緩的轉過頭，從床頭櫃上拿了一張紙)媽，你要不要去看醫生，你的症狀很像憂鬱症喔：(邊讀邊打勾)我覺得現在比以前容易失去耐心，沒錯。我比平常更容易煩躁，嗯，我想離開目前的生活環境，我變得比以前容易生氣，我比較會往壞處想，我覺得自己很沒用。媽，你全中了耶。

### 第三場

舞台轉正面，靈堂已經撤掉了，只剩下奶奶的遺照，全家人在客廳的茶几吃晚餐

小雅 明天可以把奶奶房間裡的東西清一清了吧？  
父親 妳很急嗎？  
小雅 資源回收的一個禮拜來一次，明天沒弄又要拖到下禮拜了。  
小嵐 姐已經忍我很久了，你們快點讓她搬吧。  
父親 我自己要再整理一次，妳們都隨隨便便的。  
母親 我看過了，差不多都可以丟了。  
小雅 爸，那麼多天你都不整理，然後每次要丟之前，你才說你要看。  
父親 妳們就是恨不得奶奶完全消失在我們家，很多老東西都是古董，妳們根本不懂。  
小雅 東西老就是古董？東西要好，還要貴才會變古董好不好。  
小嵐 奶奶不貴也不好，但她是老古董。  
父親 妳們不要太過分了。

小雅 (對小嵐)妳不要吵。(對父親)我只是說實話，我都二十三了，還要跟妹住同間房，很擠耶。

父親 我五十三，也跟你媽住同間房，我們就沒有喊過擠。

小雅 爸，我已經等很久了。

小嵐 爸，你就讓她搬，(深呼吸，用不舒服的口吻說)奶奶永遠活在我們心裡。

父親 等我和你媽也死了，你晚上就可以一個人睡兩張床了。

小雅 你又扯到哪裡去？

父親 你奶奶死得不明不白，都還沒查清楚，你們就急著要把她的東西都丟掉。

小嵐 爸，相信我，我們永遠也不會忘記奶奶(頓)想忘也忘不掉，真的。

母親 妹，你不要講話。

父親 沒良心。

小雅 奶奶自殺了，沒有不明不白。我知道這對你來說很難相信。但你不能一直找我們麻煩，我們也很難過，現在只討論房間的問題，有那麼複雜嗎？

小嵐 姐真的很難過很難過喔。

父親 在我還沒查清楚之前，不准你們動她的房間。搞不好是當中的誰害死她。

母親 你又來了，說這話什麼意思？

小雅 爸，夠了，不要再說了。

母親 大家好好講事情，你就一定要把氣氛弄成這樣。

父親 我這麼辛苦賺來的房子，你們還挑東挑西的，不知道感恩就算了，本來就不指望妳們啦，嫌擠就搬出去，全部都搬出去！

母親 你講話不要這麼大聲。

父親 這是我家，我買的房子，我講話不能大聲嗎？要清東西是不是？明天清，清乾淨一點，我要搬去媽的房間睡。我不想跟你擠一間。

小雅 爸，拜託你，可以理智一點嗎？(小雅的手機響起)我要出門了。

母親 去哪？

父親 管她要去哪。

小雅 跟朋友去看電影。(進房間拿包包，從右舞臺下)

#### 第四場

舞台轉至背面，父親在女兒們的房間裡

父親 爲什麼是那天，爲什麼大白天的，陽光那麼大，她居然想死，想去一個那麼黑暗的地方。(父親進去中間的房間，再出來，手上拿了一本日記本)，我找到了這個。小嵐那天一整天都在：(讀日記)三月十二號，禮拜一早上，很想離開這裡，但動也動不了，沒辦法去上學，照老樣子被媽媽罵了。奶奶好吵，她說她關節痛，痛得哇哇叫，但媽媽要去買菜，

她罵媽媽是賤女人，一天到晚往外跑，買菜居然買兩個小時，一定是去偷人了，媽媽和平常一樣，裝作沒聽到，媽好可憐，如果我是她，我一定會幹掉奶奶，再幹掉自己。奶奶一開始說她要死了，後來又說，自己怎麼還不死，最後是說：讓我死一死吧。媽走的時候，跟奶奶說：要死就(頓，口氣轉變)就怎樣？(頓，很認真的埋頭，且來回翻著日記本)幹你娘，這之後的字，是在寫啥？鬼話符，看不懂，幹，居然沒了。

鑰匙開門的聲音，小嵐穿著制服上，父親從中間的房間出來，心神不寧，緊張兮兮的樣子，舞台同時轉為正面

小嵐 爸，你在幹嘛？

父親 沒、沒幹嘛，你今天上學還好吧。

小嵐 很無聊。我再也不去了。

父親 什麼？你不去上學你要做什麼？

小嵐 我可以再想想，但我不去讀高中就是了。

父親 爲什麼？

小嵐 中午便當太難吃了。

父親 這什麼理由？

小嵐 連食物都不吸引人了，這學校有什麼好留戀的。

父親 去學校是去讀書，又不是去吃便當。

小嵐 是去背課本，不是讀書，要把課本都背起來，然後考試，還要排名，你偶爾緊急狀況都並排停車，但排名不行，總分一樣要比英文誰高，英文同分就比數學，數學同分再比國文，一直比，比到公民，公民高的那個人，就可以排前面了。兩個分數幾乎一模一樣的人，不會高興彼此有超乎常人的默契，只覺得，哎呀，好幹，公民居然輸她一分，另一個會想，呼，好險，我公民贏她一分。

父親 (頓)所以呢？

女兒 所以，唯一可以期待的，就是中午吃便當了。但現在，連便當都遜掉了。

父親 妳到底在說什麼啊？真的是因爲便當嗎？你媽怎麼教你的？

小嵐 這跟媽有什麼關係，你幹嘛怪到別人頭上？我也是你女兒呀。唉，真不知道奶奶是怎麼教你的。

(父親沉默，小嵐欲走進房間)

父親 奶奶走的那天，你沒去學校，你一定知道什麼。

小嵐 我都在房間裡，沒有出來。我說過幾百次了，不要再問我了，很煩。

父親 妳沒有老實說。不對，妳根本什麼都沒說。

小嵐 我不知道，你要我說什麼。

父親 妳媽那天早上跟奶奶有吵架嗎？  
小嵐 奶奶怎麼可能和人家吵架，別人只有挨罵的份好不好。  
父親 那你媽有沒有——那妳——爲什麼妳——  
小嵐 吞吞吐吐的，表示你要問的問題一定一點根據都沒有，又是你在胡思亂想，我不回答這些無中生有的問題。  
父親 算了，養你也是白養，我自己想辦法，我一定會查出事情的真相，(頓)唉，真不知道妳到底吃什麼長大的。  
小嵐 我都跟你吃一樣的喔，除了學校的便當以外。所以你知道問題在哪了吧。

小嵐走進房裡，父親留在原地思考許久。  
燈暗，燈再亮，母親端菜忙進忙出，姐妹倆在看電視。  
父親抱著一隻貓咪上，貓咪裝在寵物籃裡面，父親從頭到尾一直觀察每個人對貓咪的反應

父親 妳們看，我在路上撿到的貓。  
小嵐 好可愛喔。(過去摸牠)  
小雅 真的耶，(摸貓咪)我還以爲我們家不准養寵物的。  
母親 (也過去摸牠)你怎麼突然想到要養貓？  
父親 我走在路上的時候，牠對我笑(頓)我覺得她好像奶奶。  
母親 像奶奶？哪裡像？  
小雅 一點都不像。  
母親 貓怎麼可能會笑。  
父親 我感覺到的，真的。

(母女三人漸漸遠離那隻貓)

母親 這要送去寵物醫院檢查一下，有沒有傳染病和寄生蟲吧。  
父親 我送去過了，他們說貓很健康喔。你看牠的眼神，跟奶奶真的很像。  
小雅 爸，你不要鬧。  
小嵐 爸，你滿扁的嘛，我還以爲你是個沒有想像力的人。  
父親 這不是想像力，牠真的是你奶奶。  
小雅 你是指這是奶奶的投胎嗎？還是附身？  
父親 都不是，她就是你奶奶啊。  
小雅 什麼意思嘛？  
小嵐 爸一定是傷心過度了。  
父親 沒有，她真的很像你奶奶，久了妳們就知道。  
小雅 牠該不會要住奶奶的房間吧？  
父親 不然呢？  
小雅 真的太過分了。  
父親 (非常刻意，彆扭地抱起貓咪，讓貓咪的臉轉向母親)媽媽，你覺得像嗎？

門鈴響，警察上

小雅 爸，我男朋友今天要來家裡吃飯。你可以把貓收起來嗎？  
父親 貓怎麼收起來？  
小雅 你不要讓我男朋友覺得我們家怪怪的啦。  
父親 你男朋友又怎樣？我們家有啥見不得人嗎？  
母親 快去開門啊。

小雅起身，去開門，警察進客廳，母親、父親和小嵐都愣住

警察 伯父伯母好。  
父親 這不是那個……之前來上香的警察嗎？  
母親 有事嗎？  
小嵐 妳不會是姐的男朋友吧。  
母親 (很緊張，對小雅說)妳怎麼沒有說，你男朋友是他！  
小雅 嗯，妳們都還記得他的臉喔，我以為他換下制服妳們就認不出來了耶。  
小嵐 妳是低估我們的智商，還是低估他的特色？頭那麼大的人不多了<sup>1</sup>。

燈暗，燈再亮，晚飯結束，警察走，全家人聚在餐桌前

母親 好哩家在，不知道為什麼，跟警察吃飯就特別緊張。  
父親 (狐疑地看著母親)有什麼好緊張的。  
母親 可能從小被嚇怕了吧，我們以前不乖，都會被說，你再不乖，我就叫警察來把你抓走。所以覺得能離遠一點就遠一點。  
小嵐 媽，你小時候怎麼沒有這樣嚇我們，這樣姊就不會跟他交往了。  
父親 人都是自己嚇自己的啦。我們只要不作虧心事，半夜鬼敲門都不怕了，怕什麼警察。(頓)不過，妳們現在連貓都怕，可見事情不單純。  
(母女三人瞪視父親，無可奈何，燈暗)

## 第五場

燈亮，小雅，小嵐，母親都在，姊妹兩人在折衣服，母親在拖地，以下對話進行時，她們仍繼續手邊的工作，貓咪關在籠子裡一直在場，但沒有人理會牠。

母親 我到現在還是想不懂，你奶奶怎麼會自殺？  
小雅 我也不懂，今年過年的時候，我只是說我快累死了。她立刻破口大罵說：

---

<sup>1</sup>頭很大這句，依演出時，修改為演出警察的演員其本身的特色。



吓吓吓，大過年說什麼死不死的，不吉利。

母親 她怕死怕得要命，這種人怎麼會自殺呢？

小嵐 我終於知道爲什麼了。

母親 爲什麼？

小嵐 因爲姊在過年時，說了不吉利的話。

小雅 去你的。

小嵐 真的呀。

小雅 最好是這樣。

小嵐 因爲她相信這是不吉利的，所以這個詛咒在她身上就生效了。

小雅 你整天想這些有的沒的，吃飽沒事幹了嗎？

母親拖地進姊妹倆的房間，父親上

父親 幹，剛剛路口一輛大卡車，給我闖紅燈，差點沒被車撞死。

父親邊說邊走進舞台右側的主臥房

小嵐 差點沒被車撞死，意思是，爸現在已經被車撞死了。

小雅 什麼啊？

小嵐 應該要說，差點被車撞死才對。爸的靈魂回來看我們了。

小雅 這點小口誤，你有必要這樣嗎？

母親從姊妹的房間拖地出來

母親 吓吓吓，你爸好得不得了，你們又再講什麼死不死的。

小嵐 媽，你也覺得講到死不吉利嗎？

母親 幹嘛？

小嵐 媽，你小心一點喔，小心跟奶奶一樣。

小雅 你真的很無聊，不去上學，整天沒事幹，只會耍嘴皮子。

父親出來倒杯水，又要走進房間。

父親 貓還沒取名字耶，要叫什麼好呢？

母親 我還是覺得不要養比較好，等熱潮過了，又是我一個人在照顧。

母親拖地，進左舞台，父親凝視母親的背影許久，坐在沙發上看報紙

小嵐 自從你說牠像奶奶，誰還想得出要叫牠什麼？

小雅 (大叫)媽，你又把我的衣服染成粉紅色了！這件新買的，很貴耶。

母親拿著拖把走出來

母親 怎麼可能？我把會染色的都另外挑出來洗了。

小雅 (很生氣)每次都這樣，你要賠我一件啦！

母親 我賠你一件！你有沒有搞錯啊，你以後衣服自己洗。

母親翻找還沒折好的那堆衣服，找到兩件奶奶的暗紅色褲子和上衣。

小雅 這誰的啊？

母親 妳奶奶的。

小雅和母親同時把手上的衣服放下，小雅瞪著父親看

小雅 爸，是不是你把奶奶的衣服丟進洗衣機的。想嚇我們，讓我不敢去住奶奶的房間

父親 我閒著沒事幹嗎？我明明才剛回來。

母親 嗯，我下午洗完衣服，直接拿去烘，也沒注意到。

小雅 下午？那就是你啦。(指小嵐)

小嵐 我幹嘛那麼無聊？我的制服也染到色啦，你看。

小雅 你本來就不想去上學了，制服染色根本就是你故意的。

父親 我就說，這件事情一定沒那麼簡單。

母親 (頓)不過是件衣服。

父親 妳們不是有整理奶奶的東西？這衣服怎麼沒有收好，或拿去舊衣回收？

母親 這兩件沒看過。

小雅 (指著小嵐)一定是你。

小嵐 如果這樣想，你會好過點的話。我願意。

小雅 (遠看著被染到色的衣服)我等一下要出去，本來想穿這件的！

小嵐 你要跟警察先生約會喔。

小雅 他等一下要來接我。(看表)

父親 (大驚)什麼？那你還不快去準備，坐在這裡幹嘛？

小雅 妳幹嘛突然關心我約會遲到？

父親 你不要讓人家等啦，到時候說我們家沒家教。

(門鈴響起，警察上，小雅去開門)

警察 HI，你準備好了嗎？(見到父親，母親)伯父伯母好。

小雅 還沒耶，剛剛我的衣服發生慘案，你等我一下，先坐，我倒杯茶給你

(小雅去倒茶，警察坐在沙發的邊緣，父親看起來很緊張)

警察 什麼慘案啊？  
父親 有這麼誇張嗎？  
母親 沒什麼啦。  
小嵐 我們家可是發生過命案的喔。你來我家如果查到對你女友的家人不利的證據，你會秉公處理嗎？  
母親 (對警察)呵呵呵，這小孩就是喜歡胡說八道，你別介意啊。  
警察 (很有禮拜的笑)伯父伯母看起來都這麼和善，怎麼可能有什麼不利的證據呢？況且老年人久病厭世很常見，你們辛苦那麼久了，一定也很難過。  
小嵐 我呢？我從沒對你和善過吧！你每次來我爸媽都很緊張，因為她們一直覺得我跟奶奶的死有關係。  
父親 我從來沒有說我懷疑兇手是你吧。  
母親 我只是擔心這件事對你會造成很大的影響，因為那天只有你在奶奶隔壁房間……但是，你怎麼可能做什麼事嘛。  
小嵐 你接近我姐的目的是什麼？(逼近警察)  
警察 (微後退，手扶在沙發邊緣，在沙發縫摸到了一個假牙，拿出來，小雅穿得非常漂亮，剛好走出來)這是什麼？假牙！  
小雅 (尖叫)到底誰這麼無聊！  
母親 (非常快速地對警察說)你不要害怕，我們家沒有鬧鬼，這只是……  
父親 沒有人說我們家鬧鬼呀。  
小雅 (瞪著小嵐)一定是你！(轉向父親)不然就是你，爸。  
小嵐 警察先生，你覺得呢？你要深入調查這個惡作劇(頓)或謀殺案嗎？  
小雅 要，一定要調查。  
母親 有什麼好查的！我就說我不喜歡家裡有警察走來走去。  
父親 查！一切就拜託你了。  
警察 嗯，我，好，我盡力，那我……  
小雅 (從茶几上抽了幾張衛生紙)包好！把假牙帶回警察局，查上面的指紋！  
警察 那我們今天還要去坐摩天輪嗎？

(燈暗，第五場結束)

## 第六場

舞台轉背面，姊妹倆的房間燈亮，奶奶的房間燈暗。  
姊妹倆坐在各自的床上，小雅在看書，小嵐看著小雅，偶爾從客廳傳來貓咪的叫聲。  
小嵐 姐，你害怕了對不對。

小雅 沒有，因為這一定是妳搞的鬼。(小嵐聳聳肩)

小嵐 姐，坦白說，奶奶死了，你有沒有一點點高興？

小雅 怎麼可能會高興。

小嵐 妳果然害怕了，連真心話都不敢說。

小雅 我哪有。

小嵐 你看現在家裡安靜很多呀，以前一個晚上，奶奶大呼小叫十幾次，又罵人又要妳幫她做事，你稍微晚一點回家，她就會說你去亂勾搭男人，去賣呀什麼的，妳也很討厭她的，妳忘了嗎？

小雅 死者為大，妳不要再亂講話了。

小嵐 死了就比較大嗎？我如果去死，也會變大嗎？

小雅 妳到底都在想什麼？什麼時候把自己弄得這樣怪里怪氣的？

小嵐 我在想生命的意義。

小雅 聽你在放屁。

小嵐 妳知道，人都會死的吧。

小雅 當然知道。

小嵐 但你知道，妳也會死嗎？

小雅 吓吓……(頓)我當然知道。只是這現在對我來說，不重要而已。

小嵐 為什麼不重要？

小雅 因為現在我是活著的，而且我很忙。

小嵐 你都在忙什麼啊？

小雅 我現在是公司的儲備幹部。要積極的充實自己。才不像妳。

小嵐 儲備幹部，聽說都是假的喔。只是給你一個好聽點的名字，其實薪水，做的事情都跑業務一樣。

小雅 妳懂什麼啊，本來就是要從基層做起。

小嵐 妳確定自己沒有被騙嗎？

小雅 我沒有被騙。(頓)妳才是假的中輟生咧。連當中輟生的勇氣都沒有。只會裝病、裝瘋賣傻，浪費生命。

小嵐 妳覺得工作的意義是什麼？

小雅 賺錢啊。

小嵐 賺錢的意義呢？

小雅 妳可以不要吵我嗎？我在看書。

小嵐 我是認真的要問你耶。

小雅 你到底在找誰的麻煩？為什麼一切都要有意義？而且是立刻有意義？

小嵐 那你說，為什麼不用？

小雅 (盯著小嵐，用難得誠懇的口氣)你要不要看看這本書，裡面講到一個事。有一群阿拉伯人，去挖金礦，挖很久都挖不到，最後，他們決定放棄。回程的路上，他們睡在一個河邊。那個晚上，天神開口對他們說話：盡你們所能，把石頭撿回家鄉吧。就這樣。有些人很努力，撿了很多，

有些人覺得太重了，偷懶，隨便撿幾顆，然後，什麼事情也沒發生，大家很疲憊地回到了家鄉後，沒想到，睡一覺起來，所有的石頭都變成了鑽石。當初沒有努力撿石頭的人，後悔得要命。(頓)我們現在的努力，不就像在撿石頭嗎？現在還看不出意義，但有一天，你就會知道了。你現在一直問意義意義意義，才是沒意義。

小嵐 你覺得奶奶一輩子夠努力了吧？她死了，一切都結束了，她的鑽石呢？

小雅 (頓)你又不是奶奶。你還年輕，時代不一樣了，。

小嵐 你爲什麼就不能承認，有些事情真的一點意義都沒有，有些努力真的是白費工夫。

小雅 (頓)那你說，你到底想怎麼樣。

小嵐 在我還不能確定要怎樣前，我不想怎樣。

小雅 你這樣只會一事無成。

小嵐 又怎麼樣？搞不好我的一事無成，也是一顆小石頭。畢竟，我也非常努力地要一事無成。

突然，隔壁，奶奶房裡的電視響起，小雅嚇了一大跳

小雅 妳聽到了嗎？

(姐妹倆衝去奶奶房間看，沒有人，但電視機撥著半夜的靈異節目)

小嵐 妳現在相信，衣服和假牙的事情不是我搞得鬼了吧。

姊妹倆靜止不動，奶奶房間燈微亮，原本收拾好的房間，又恢復成第一場的混亂，也就是奶奶還活著時候的樣子。此時父親和母親也來了。

母親 怎麼回事？

小雅 又有人在裝神弄鬼。不是奶奶本人，如果是奶奶本人，電視會轉到民視，現在是靈異節目，一定是想嚇人而已。(檢查遙控器，轉向父親)爸，你的手法太拙劣了。

父親 什麼？

小嵐 這不過就是電視定時開關。(轉向父親)你覺得自己被拋棄了，對不對？可是你都這麼大了，被媽媽拋棄也沒關係了吧，你已經可以自己養活自己了，不要害怕得像個小孩。奶奶走了，明明就對大家比較好。你爲什麼不承認？她好不容易走了，你還要繼續折磨我們。

父親 (非常低沉，若有所思的樣子)電視還是一樣大聲，(頓)我最後一次跟她說話，是叫她把電視關小聲一點，在她死前一個禮拜。而且我還很兇。

小嵐 奶奶重聽，每個人最後一次跟她說話，都是用吼的。

小雅 爸，是你吧？  
父親 我只是在想，這到底怎麼一回事。

沉默

小嵐 好，我跟你說，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可是你不能罵我，也不能不相信我。  
父親 (頓)好，我答應你，你說。

沉默

小嵐 奶奶自殺了。

(燈暗)

## 第七場

舞台轉正面，母女三人在吃早餐，小雅穿著套裝，小嵐穿著睡衣，貓咪也在籠子裡旁，舔著牛奶

小雅 (拼命打呵欠)爸昨天真的太過分了，怎麼這樣嚇人。害我都沒睡好。  
小嵐 我就說你害怕了，而且爸沒有承認是他喔。  
小雅 一定是啊，只是爸的偵探小說讀太少了，做得不夠漂亮。(看到妹妹穿著睡衣，對母親說)媽，你真的答應讓她休學了，會不會太誇張了。  
母親 醫生以前就說過了，不要太勉強她，休息一陣子也沒關係吧。  
小雅 我每天在外面跑業務，累得要死，憑什麼她可以在家裡那麼悠閒。你要休學就去上班，不要在家當米蟲。  
小嵐 我才不要去上班。  
小雅 你不上學，也不工作，妳到底想做什麼？  
小嵐 當個堂堂正正的中輟生。  
小雅 妳很幼稚耶。媽，你真的太縱容她了。  
母親 妳不用每天早上叫她起床，妳不懂，我是爲了我自己，我想多活幾年。  
小雅 我以後是不會養妳的。個人造業個人擔。  
小嵐 我以後也不會養妳的。不知道，儲備幹部要儲備多久呀？  
小雅 妳想太多了，我還輪不到妳養。妳拿什麼養我？  
小嵐 我的小石頭呀！鑽石恆久遠，一顆永留傳。  
小雅 去妳的，我要走了，真想罵妳三字經。  
小嵐 再見，一路好走(頓)不對，一路慢走啦。  
小雅 媽，你看她這副德行。

母親 好啦，快去上班吧，要遲到了，八點半了。  
小雅 (邊說邊快速地收拾包包，拿鑰匙拿手機等)真的太過分了，媽，你不能一直擔心她會去死，就這樣任她予取予求，我很努力地活得好好的，不代表我的命就比較賤，我活該倒楣要去賺錢養活我自己。(越說越氣，對小嵐說)你不要以為腳踏實地的就是笨蛋，全世界就只有你最有想法，我們都很庸庸碌碌，汲汲營營。他媽的。要憤世嫉俗誰不會，我只是不像你那麼卒仔。再見！(甩門而出)

小雅下，母親和小嵐繼續慢慢吃著早餐

小嵐 姐好趕，連想痛罵我一頓都沒時間，好可憐。  
母親 (頓)妳要不要去看林醫師，安排一下妳休學後的生活。看是要去學點才藝，做妳想做的事情。妳有什麼想做的事情嗎？  
小嵐 我想從政，為我們的國家、社會和人民做點事情。  
母親 (頓)妳才十七歲，高中都沒畢業。  
小嵐 (深受打擊的樣子)這世界上，有意義的事情實在太難找了，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個，妳卻說不行。這打擊太大了，我沒辦法接受。  
母親 幫助人，做環保，很多事情都很有意義的，不一定要從政。  
小嵐 那我要先確定，我去幫助的人，他的生命有沒有意義。如果沒有，那我豈不是自欺欺人。  
母親 妳太鑽牛角尖了。  
小嵐 好，比如說，今天妳發現奶奶想自殺，妳想勸她不要，妳找得到理由嗎？  
母親 找得到。找得到很多。(頓)妳找不到嗎？  
小嵐 找不到。  
母親 妳發現過嗎？(小嵐搖頭)那瓶安眠藥為什麼妳從醫院拿回來後，都沒有吃？  
小嵐 我覺得睡不著是一種天賦。我不想吃安眠藥。  
母親 什麼天賦？  
小嵐 至少我不會隨隨便便掉入我無法控制的夢裡面。  
母親 掉入又怎麼樣，反正是夢呀。  
小嵐 我不想就是了。  
母親 妳常做惡夢嗎？  
小嵐 (沉默)媽，那妳有沒有自己想做的事情？  
母親 妳先解決妳自己的再來問我吧。  
小嵐 妳自己也不知道對不對？  
母親 我只希望妳們平安快樂，況且，我都幾歲了，我可以不知道，但妳不行。  
小嵐 為什麼我不行？奶奶可以，妳也可以，就是我不行！因為我年輕，妳們沒有年輕過嗎？

母親 時代不一樣了。妳呀，身在福中不知福。  
小嵐 (頓)媽，妳覺得，世界上少了妳一個人會怎麼樣。  
母親 (頓)妳會先餓死。  
小嵐 那如果沒有我呢，妳覺得活著還有意義嗎？  
母親 (頓)沒有，沒有意義。所以你要活得好好的。

沉默，燈暗，第七場結束

## 第八場

燈亮

舞台背面換成心理醫師的診所擺設。看不見醫生，只看得見女兒和醫生談話，我們聽不到談話內容。母親在外頭等待。燈暗，燈再亮，小嵐沒事般地走出去，見到母親

母親 好了喔。  
小嵐 走吧。  
母親 沒有，現在換我，你不是說，我可能也有憂鬱症嗎？你等我一下。

舞台旋轉到背面，父親在姊妹倆的房間，小心翼翼的翻找。

父親 (拿起日記，讀到)我什麼事都沒辦法做，我知道我是一堆爛泥，但我不要任何人的拯救，你拿勵志書籍給我看，只是污辱我，那些都屁屁屁屁屁，都是屁。他們看不到世上苦難，他們看不到人的孤單無助，他們看不到繁華過去後，留下的枯骨與灰燼，他們看不到找不到信念的人，他們看不到一事無成，在世界上毫無價值地位的人，他們看不到一大堆自以為是，被他們思想欺騙的人，有些傻瓜深深地相信有志者事竟成。可笑，這世界就是競爭，不斷的競爭。書店有一排書，教你要怎麼樣快樂，另外還有一排，告訴你要怎麼樣贏過別人，還要贏在起跑點上，根本就是自相矛盾。(頓)人都得要高估自己，不知道自己幾兩重才能快快樂樂的活著，如果不這樣做，除了憂鬱症，我看不到第二條路了。如果我這樣就叫憂鬱症，我也認了。(頓)我好累，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存在著，我應該去自殺，但我不甘心，我不知道我死了以後要去哪，我怎麼能就這樣去死了呢？但我還是會死，這又讓我更不甘心了。(沉默)五月十七，不對，這是昨天的……

舞台旋轉，到心理醫生的診所，母親坐在治療椅上，小嵐在外面等待。



母親 醫生，小嵐應該有跟你說最近家裡發生的事情吧。請問是不是她把安眠藥拿給我婆婆吃的？(頓) 她一定會說，奶奶這樣活著也沒什麼意義，不如我幫她解決掉她無意義又無聊的人生。(頓) 我知道你不能跟我講，這是你的職業道德。我也很高興你很有道德，不然小嵐就要被抓去關了。(頓) 不是這樣，那是怎樣？(頓) 妳一直不講，我就只好一直胡思亂想，到最後我也會變成你的病人的。(頓) 我不是要替我婆婆報仇或什麼的，我擔心的是我女兒，我想知道她怎麼了，我好怕她也出事情。你不是說，家裡一但有人自殺，家裡其他人也自殺的機率是一般人的三倍嗎？(頓) 妳叫我怎麼不擔心，我幫她辦休學，就是在家看著她。(頓) (頓) 唉，她父親情緒也很不穩定，我不想跟他說這方面的事情。

舞台轉向正面，父親看表，很焦急，終於翻找到另一本日記

父親 這本新的，只有兩頁，字變得很整齊耶，真奇怪。(讀到) 媽會這樣做，也是逼不得已的，我不要在意的。畢竟一個一天到晚嚷嚷著要去死的人，這種時候，幫她一把也不算什麼。我很堅強，但我又很渺小，我很寂寞，我也想像她一樣，丟開一切。我要相信，媽是很愛我的，媽只是盡她所能的保護我們，不管是誰。(翻日記，再讀) 世界上最偉大的人就是媽媽，但每次只要一想到奶奶居然也是爸爸的媽媽時，覺得很矛盾，很尷尬。這實在沒有誰對誰錯。

父親靜止不動很久，燈暗，第八場結束

## 第九場

舞台轉回正面，父親在客廳，母親和小嵐從右舞台上，小嵐開門進自己的房間，母親整理茶几的書報，拿掃把掃地，邊做家事邊說話。

母親 妳今天沒去上班嗎？

父親 我下午請假。

母親 幹嘛請假？

父親 妳們去看林醫師，看得怎麼樣？

母親 醫生說讓她靜一靜，不要勉強她，腳步慢一點也沒關係。(頓) 所以我去幫她辦休學了。

父親 嗯，也好。

母親 (停下手邊的工作) 你今天很反常喔。

父親 你來這邊坐，先不要掃了，以後家裡三天掃一次地就好了。你也忙一整天了吧。(頓) 上次她就跟我說，她不去學校了，理由很荒唐，唉。

母親 我以為你會很生氣。  
父親 (搖頭，有點難為情，勉強地說)這陣子辛苦你了。  
母親 (頓)你幹嘛？  
父親 (頓)以前都是我不好。  
母親 (越講越激動)你生病了嗎？你該不會得癌症了吧？你們公司健康報告檢查出來了對不對？第幾期？什麼癌？早就叫你戒煙，你就是不聽！  
父親 不是。  
母親 那是什麼？  
父親 我不知道要怎麼說。  
母親 你好煩，你到底要幹嘛，我還一大堆事情要做，姐姐快回來了，就要吃飯了，我米都還沒洗。  
父親 (沉默)我知道你對媽做了什麼。(頓)我一開始真的很恨你，沒辦法接受但現在，我了解了，我原諒你。  
母親 我做了什麼？  
父親 我知道你都是爲了小嵐好。我想了整個下午，我覺得錯都在我，不在你，我真的原諒你了。  
母親 (憤怒)我做牛做馬還要你原諒我，笑死人了。這世界有沒有天理啊？

小嵐從房間出來

小嵐 你們在吵什麼呀？  
母親 你爸說他要原諒我。  
小嵐 你要原諒媽什麼？  
父親 我都知道了，放心，我不會怎樣的，你們兩個人可以不用演戲了。

開門聲，小雅上，燈暗，燈亮

小雅 爸，你可以不要再玩抓兇手的遊戲了嗎？  
小嵐 你男朋友的假牙檢驗報告出來了沒？他怎麼最近都沒來我們家。  
母親 不來最好。  
父親 不來最好。  
小雅 你們幹嘛？  
父親 我們家有殺人兇手。那個惡作劇報告不重要，假牙是我放的，我想看大家的反應怎麼樣，我已經知道怎麼回事了。  
母親 真的嗎？  
父親 是你。  
母親 我？  
父親 就是你。

小雅 爸，你瘋了嗎？  
母親 你憑什麼說是我？  
父親 妳問小嵐。  
小嵐 爸，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殺死奶奶的人就是你，你忙著工作，你覺得自己出錢就是老大，你養我們，我們就要感激你，幫你照顧你媽。奶奶的問題不是一天兩天，你說捨不得把奶奶送去安養院，但你也只是把她丟在家裡，丟給媽媽和我們。如果當初奶奶去安養院，你也許每個週末還會去看她一下，但奶奶在家裡，你正眼看過她幾次？你到底是捨不得奶奶，還是捨不得錢？現在奶奶自殺了，你又懷疑是我們，你到底做了什麼事你自己知不知道？你連自己該負什麼責任都不知道嗎？你只想到，噢！我的老天，我媽自殺了，好丟臉，好沒面子，喪禮只能辦得很草率，不敢和親戚來往，好害怕別人異樣的眼光。你連承認奶奶是自殺的勇氣都沒有。你只要一個代罪羔羊。

沉默

小雅 現在討論這些有什麼用？都過去了，我們可以當作什麼都沒發生，好好生活嗎？  
母親 (難以置信地看著小雅)怎麼可能？  
父親 這都是我的錯。我只要你說，那天到底怎麼回事，我只要知道這個。其他都是我的錯。  
小嵐 奶奶最喜歡罵我：你找死啊。我都在心裡想，沒錯，我是在找死，可是，妳呢？妳在等死！妳什麼事都不能做，只能等。我再怎麼樣也比妳好！(頓)但是現在她死了，她找到了死掉的方法。剩下我，換成我在等待，而且等待什麼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勇氣不如她。  
母親 自殺絕對不是勇氣，你千萬不要這樣想。  
父親 坦白說，我偷看了妳的日記。  
小嵐 我的日記？  
父親 我去找(進房間，拿出日記本，讀到)媽會這樣做，也是逼不得已的，我不能生氣。畢竟一個一天到晚嚷嚷著要去死的人，這種時候，幫她一把也不能算什麼。我很堅強，但我又很渺小，我很寂寞。  
小雅 不要再唸了。  
父親 我也想像她一樣，丟開一切。但我要相信，媽媽是很愛我們，媽媽會一直要保護我們的，不管是誰。(翻日記，再讀)世界上最偉大的人就是媽媽，但每次只要一想到奶奶居然也是爸爸的媽媽時，覺得很矛盾，很尷尬。這實在沒有誰對誰錯。  
小嵐 這文筆不太通順，不是我寫的。(指向小雅)  
父親 所以……(沉默許久)所以，奶奶的事跟你媽沒有關係。

小雅 (搶回日記本)這些都只是我的胡說八道，我一點都不寂寞。(頓)你怎麼可以偷看人家日記。

母親 我們離婚吧，沒想到你居然懷疑我。

父親 我真的沒有怪你，我一開始就跟你說，我知道你做了什麼，我原諒你。

母親 我不需要你原諒！你這可悲的人。

小雅 (緊張)我男朋友等一下要來。可以不要現在吵架嗎？

小嵐 現在你還只在意你的面子嗎？

(門鈴響，警察穿著制服上)

警察 不好意思，林伯父，你可能要跟我走一趟警局，驗屍的時候，假牙已經被人拿起來了，我們才會沒有注意到，原來您母親是被悶死，可能是被暴力悶死的，因為她想要張口喊救命，所以整排假牙都有小棉絮。現在上面又都是你的指紋，所以……

小嵐 我不相信一個在靈堂勾引妹妹的人，會認真辦案。

小雅 (對警察)我只是……現在……當初叫你查是誰惡作劇，現在證明是我爸惡作劇，他幼稚，就這樣。你出去，不要玩了。

警察 當初是你叫我……叫我認真查的耶。

父親 是我嗎？怎麼會？沒有別人的指紋嗎？

母親 你懷疑我啊，繼續懷疑是我陷害你呀，我害死你媽，再嫁禍給你，霸佔你辛苦賺來的房子，事情越來越合理，越來越明朗了，不是嗎？快跟警察說啊。

小雅 媽。你不要這樣，其實……

警察 (和小雅擠眉弄眼)怎麼了？

父親 (看著母親)真的是你？

小嵐 爸，你嚇傻了嗎？媽在說反話，你聽不出來嗎？

警察 麻煩你跟我去趟警局就好，嗯，去了再說。

小嵐 我就說，我不相信一個在靈堂勾引妹妹的人，有辦案的能力。你們完全調查錯方向。事情是我做的。是我塞安眠藥給奶奶吃，幫她結束生命的。她說她不如死了算了，我只是幫她一把而已。你要抓就抓我吧。

小雅 你這笨蛋。這是設計來騙爸的，誰叫他一直裝神弄鬼，嚇他而已，(指自己的男友)他根本就沒有把假牙拿去調查。

警察 我最近被調去當交通警察，根本沒有參與刑事案件，對不起。

父親 騙我的？

母親 (很緊張，對警察說)小嵐是怕爸爸被抓走，太孝順了，才說謊的。你千萬不要當真。

父親 (口氣轉變)小嵐，對吧？我就知道你最孝順了。

小雅 沒錯，你知道我妹妹就是刀子嘴豆腐心，總統應該頒孝親獎給你的

，你爲了幫爸頂罪，寧願放棄自己的大好前程，真的太感人了，(對警察)你說對吧。

警察 真的是這樣嗎?(看著小嵐)

小嵐 我不相信一個在靈堂弔丫妹妹的人，有任何的判斷力。

警察 她真的是刀子嘴豆腐心嗎？我看不太出來。

小雅 哈哈，她很幽默啦。我們走吧，我餐廳都訂好位子了，你有帶便服出來吧。(小雅和男友一出去，小嵐走到自己的房間把門鎖上)

舞台轉到後方時，小嵐已經在自己的房間裡割腕。

父親母親在門外，拼命敲門，好不容易才把門撞開。

燈暗。

## 第十場

燈亮，舞台轉到正面，正面為醫院病房，小嵐躺在床上，父親和母親在旁邊

母親 都是你害的。

父親 她畢竟是做錯事情了。

小嵐 (對父親)我錯了，我該死，我也要去死了。你幹嘛要救我？

父親 再怎麼樣，你都是我女兒。

小嵐 (頓)其實不是我害死奶奶的，我真的和這件事一點關係都沒有。我本來就計畫要自殺，但又怕你們難過，所以才說奶奶是我殺死的，我想這樣我再去死，你們會好過一點，少想我一點，覺得我死有餘辜。你相信我嗎？

父親 我當然信。我就知道你不會這樣做的，你小時候奶奶很疼你的！

母親 我什麼都不管，我只要你好好活著。

小嵐 好難。

父親 哪裡難？現在甚麼事情都沒有了。我們可以重新好好生活了，爸也甚麼都不計較了。

小嵐 你確定你不計較了？

父親 嗯，不計較了。

小嵐 好，那我現在要說，兇手真的是我。

父親 (頓，非常激動)到底是不是你？

小嵐 你剛剛說你不計較的。

## 劇終